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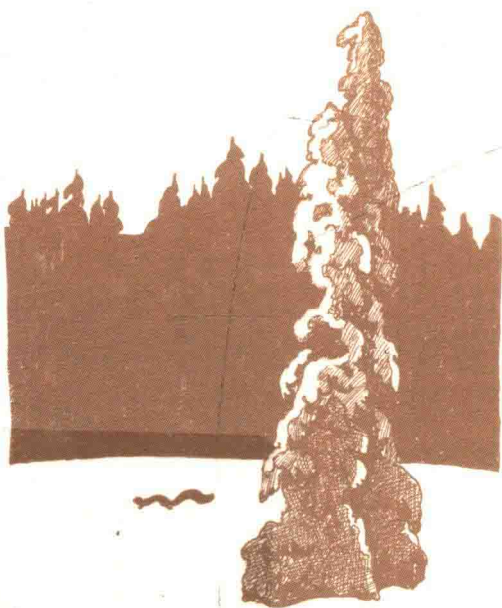


「字码头」读库·辽宁舰

贡貂

李青松

◎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字码头」读库·辽宁舰

贡 貂

◎ 李青松 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 李青松 20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贡貂 / 李青松著. —大连: 大连出版社, 2015. 11

(“字码头”读库·辽宁舰)

ISBN 978-7-5505-0983-2

I. ①贡…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20043号

贡 貂

GONGDIAO

出 版 人: 刘明辉

策划编辑: 刘明辉 李 岩 张 波

责任编辑: 张 波 杨 钟

封面设计: 林 洋

版式设计: 张 波

封面绘图: 孔昭平

责任校对: 檀 月

责任印制: 阎 骋

出版发行者: 大连出版社

地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0号

邮编: 116011

电话: 0411-83620442 0411-83620941

传真: 0411-83610391

网址: <http://www.dlmpm.com>

E-mail: dlszhangbo@163.com

印 刷 者: 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30 mm×195 mm

印 张: 10.625

字 数: 204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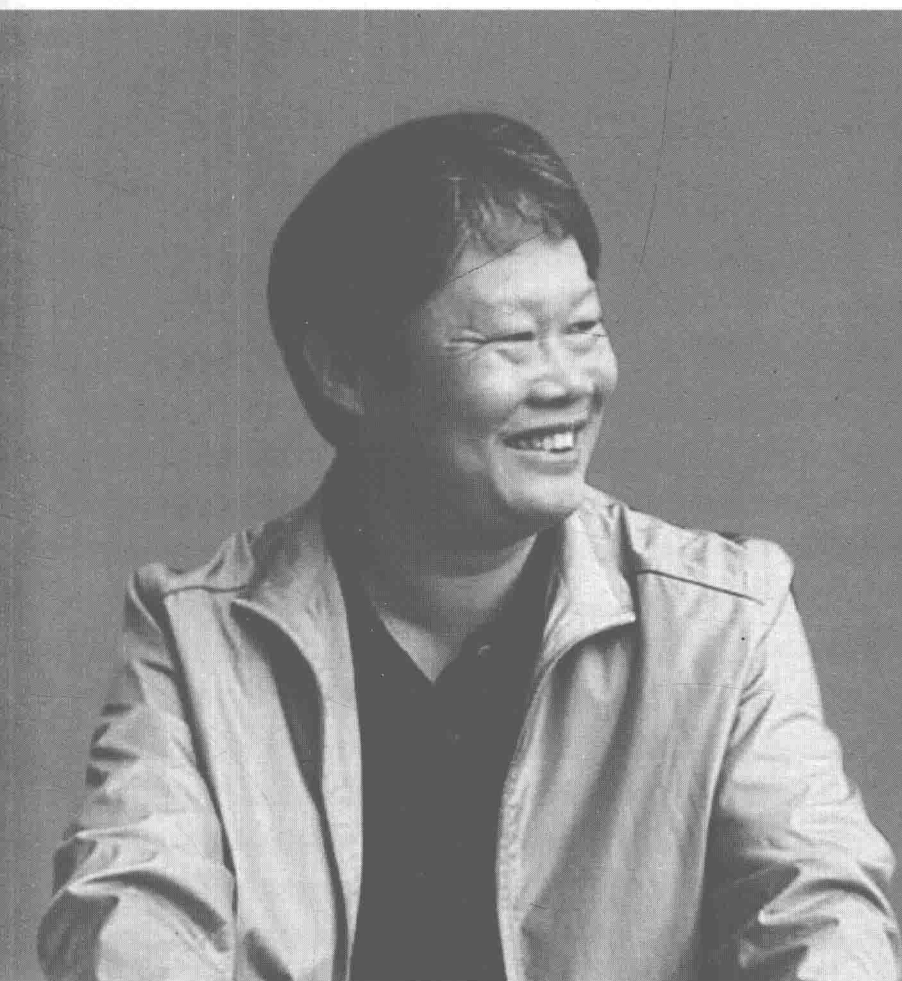
出版时间: 2015年1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5-0983-2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李青松

辽宁彰武人，生态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景观村落评审委员会委员、中国文艺家生态作家委员会副主任、辽宁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委。1987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研究生学历。从事新闻记者工作多年，担任过中国绿色时报文艺部主任、理论与副刊部主任。曾任国家林业局退耕还林办公室副主任，现任国家林业局森防总站党委书记。自初中时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三百余万字，出版专著多部。主要代表作品有《遥远的虎啸》《告别伐木时代》《开国林垦部长》《一种精神》《茶油时代》《大兴安岭时间》等。曾获新中国六十年全国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全国短篇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孙犁文学奖等多项文学奖。

目录

GONGDIAO

草木精神	001
都市草色	002
安吉竹记	004
柚木与柚子木	011
黄波楞	014
红松之美	016
有记忆的茶	024
磻口枣事	029
橡木桶养酒	039
水仙花的秘密	042
某时某地	047
彰武与彰武人	048
在林区某加油站	098
山里人	101
学院路 41 号	103



龙窝学车记	105
且说大寨	110
湘西笔记	120
涝洼地里的藕和鱼	124
白虎涧小记	127
佤山 佤寨 佤人	129
动物笔记	135
熊猫传奇	136
啄木鸟	141
乌鸦	145
猛禽	160
贡貂	173
老号骆驼	193
驴行	229
人物素描	239
菱角丫头	240
李青林的画	248
楚人易大存	253
写头条的魏月蘅	256
大山里的摄影家	271
对面坐的是梁从诫	277

崔永元种树	281
石田善一	286
梭罗的意义	290
戈尔	296
影响了总统的人	300
食事闲事	305
沙虫记	306
酱炖鲤鱼	311
木桶肘棒	315
吃的快乐	318
自然生态与精神生态的双重观照	321
——从《贡貂》解读李青松	
生态文化散文创作	

草木精神

最脆弱的是草。
最顽强的
是草。

都市草色

最脆弱的是草。

· 最顽强的是草。

在我们的生活中，千万不能忽略了草，因为草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视觉的愉悦。

戴草帽的惠特曼的想法总是怪异，他说：在这片草地上躺久了，我的身上也长出草了。如今，在城市的高楼之间拥有一方草坪，几乎成了城里人的一种奢望或梦想。城市在急剧膨胀，能够容纳草色的空间越来越少了。

刚到北京读书时，我看见学校前边的一块空地上，工人们在那儿种草，我曾对此感到好笑。草也用种吗？城里人闲得没事干了。在我老家的农田里最容不得的就是草，锄草、拔草、割草……农事活动中，农人流下的汗水，大部分都是因为草。

后来，当我对乡村的一切渐渐生疏并对城里人的生活感到茫然和困惑的时候，才真正理解了草的意义。

看草，要到老房子的瓦隙间寻觅。

看草，要花钱买门票到公园的深处去。

看草，要搭车到很远很远的郊外去……

城里人的身体老出问题，城里人的脾气不好，城里人老爱失眠，原因当然多，但有一个因素可能没被人注意：城里缺草。

足球在草坪上被踢来踢去，一场精彩的球赛人们可以喋喋不休地谈论几天，而很少有人谈论草。

草，是不是太寻常了？

草，是不是太低贱了？

去年暑期，我去大连度假，见大连人对草特别地关爱，市中心广场的草坪上没有一个人踩踏、戏耍。每天傍晚，市民们走出家门，三五成群到广场，静静欣赏草坪之美，细细感受草色的清凉和鲜味。

与其说这是一种时尚，倒不如说是一种境界。人，该诗意地安居着。

草能反映一个城市的公德水准，当草融入城市的整体之后，城市便有了一份好心情。自然之趣，何必远求？

安吉竹记

竹，非草非木。竹就是竹。

· 竹，小异空实，大同节目。戴凯之说：“夫竹之大体多空中，而时有实，十或一耳，故曰小异；然虽有空实之异，而未有竹之无节者，故曰大同。”我一向以为竹子是空腹的，哪知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安吉就有实腹竹。

竹是安吉人的命脉。在安吉，除了竹还是竹。

今春，因撰写《梁希传》，去湖州梁希家乡采访，顺路去了安吉。为了看到实腹竹，也为了拉直我心底那个存留多日的问号。

去年某时，我曾就福建建瓯的竹文化建设和竹资源开发情况，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中国竹事》，篇幅不算短。建瓯是中国的另一个竹乡。谁知这篇东西竟令安吉人不快。电话从遥远的竹海深处打来——李记者，你是福建人吧？我说我是北方人，个头儿不算矮。他说，北方人写南方的竹子，看来你是下了一番功夫。不过，世界竹乡在中国，中国竹乡在浙江，浙江竹乡在安吉。

而你写《中国竹事》，却只提安吉几个字是何道理？我说，我没去过安吉，不敢凭想象多用笔墨，何况报告文学要客观真实。电话那边说，你写的题目若是《建瓯竹事》，我们没有意见，可明明是《中国竹事》，怎么可以只给安吉几个字呢？安吉的竹，是几个字就能概括得了的吗？我愕然，竟不知该说什么，问号就这样在心底留下了。

越野车一进安吉的地界，竹乡的葱郁和淳朴便扑面而来。一丛一丛的竹庇护着河溪，一丛一丛的竹拥抱着村庄，一丛一丛的竹高上山去，一丛一丛的竹连接着山岭。间或，杜鹃花挤个角落，热烈地开着。这个季节当属于花，但在安吉，所有的季节都属于竹。竹在这里出尽风头，占尽了风光，甚至餐桌上，甚至视野里、话题中。

安吉历代竹产丰饶，民采为食。安吉竹子的种植始于秦朝。安吉从不骂秦始皇，反而世代敬重他。始皇焚书坑儒时烧了那么多的书，却留下了种竹、种桑、种农作物的书。秦始皇是个务实的君主，要是他当初一股脑儿把种竹的书也焚了，安吉还能有今天吗？安吉人说，安吉的根源于秦始皇。不管历史学家怎么说，反正安吉人自己这么认为。

安吉人靠竹日子过得安稳，竹又给安吉人更多的智慧。早先，安吉人将竹簰筏成帖，帖的一个单位是五百公斤。雨季水发之时，运筏到安吉的重镇梅溪。如果遇



天旱水浅，即用毛竹筑坝拦溪提高水位，待坝内水蓄满时，突然将毛竹坝砍倒，借溪水冲击力使竹筏顺流而下。梅溪镇有竹行二十三家，代客买卖。山户将筏运到后，即通知竹行派人看明货色，称“踏筏”。同样一种竹，又分好歹，其竿大而青者则价昂，竿细而发黄者则价低。估定价格，按帖结账。竹行再转手把筏卖给水客，水客雇扎筏工将竹帖改扎成“方拖”或“缕头”，再雇撑筏工撑到苏、申、嘉、湖等销区，全国各地就能用上安吉的竹了。“安吉的竹，好竹。”

梅溪的竹材吞吐每年都在十万帖以上。

梅溪竹行的资本雄厚，吉记行、安兴行、泰昌行、永成行的实力和信誉驰名江南。梅溪竹行曾发行期票（也称梅票），即竹行购竹一部分付现款、一部分付期票，比例有三七、四六、对开等。期票期限一至三个月不等，月息两分。竹行与梅溪、晓墅、递铺、孝丰的米铺、布铺、肉铺和杂货铺取得联系，山民可凭票购货。

竹，活跃了一方经济，富足了一方百姓。

然而，这已都是过去的事了。竹已不是那时的竹，人也不是那时的人了。安吉还能兴隆起来吗？

县城的街道旁，一些人正忙着往广告牌上贴字，字硕大丰实，只有一个：竹。其他几行小字未及看清，车便驶过去了，想必竹乡人正在举行什么活动吧。竹乡的一切，都与竹有关。我们停在林业大厦。这是县林业局

所属的一家宾馆，建筑外观和室内的陈设都极有竹乡的情调。安吉人懂得外乡人的心理，知道你想什么。“肚子饿了吧，走，吃油焖竹笋去。”胡正坚局长拉我下楼，边走边说，“这几天，正大量出笋。今年的笋格外肥。”

小酌片刻，油焖竹笋端上来了。吃一口，再吃一口，我几乎失态了。“怎么样？”胡正坚局长不无得意地看着我。我说：“能不能再上一盘？”

这时，一位穿着笔挺的青年从门口走过，大哥大夹在脖子上，腰间的BP机，响个不停。我问：“是做竹生意的？”胡正坚说：“是县报记者。”安吉竹茂，新闻也茂。原是一周三张的小小《安吉报》，现在竟办到一周五张了，正嚷嚷着改成日报呢，编辑记者十几号人马，每天忙忙碌碌。我说：“将来若有深入生活的机会，就来安吉报社打工，承包一个专栏，不要工钱，不要稿费，只要管饭，但每日必有一菜。”胡正坚问：“啥菜？”“油焖竹笋。”胡正坚笑，我也笑。

下午，胡正坚忙别的事，我便去了竹园。说起竹园，安吉人的话就多。安吉人告诉我，安吉竹园是全国面积最大、竹种最多的竹园。广告语中不准用“最”字，退一步说，即便省去“最”字，那安吉竹园还占着一个“大”和一个“多”呢，不伤筋骨。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最多只有更多。安吉人把这事看得很重。竹园是安吉人的面子，办婚礼，过生日，

签合同……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在这里进行的。

北京有个“个园”，里边的亭都是“个”字形。“个”字实际是“竹”字的一半，一半竹也是竹，就像一条河突然分岔，成了两条河。不过，北京的“个园”确实无竹。北京倒是有个竹园，叫紫竹院，紫竹丛生，湖光闪闪，塔影浮现水中。北京人把这里的紫竹当成了宝贝，可安吉人见了却不以为然，紫竹算什么？在我们那里，紫竹是做箫笛鱼竿哄小孩子的。安吉人用竹把北京人压过一头。

成都有个望江公园，实际上就是成都的竹园。这是早年间有权有势的人为女诗人薛涛建造的，井、楼、亭、馆旁竹林遍布。红颜女子酬人后喜玩竹，别有一番情趣。安吉人去过望江公园，心里当然有数，望江公园的品位是因薛涛的诗而抬升的。可安吉有个吴昌硕呢，不但诗如画，画更如诗。不过当着成都人的面，安吉人并没有乱嚷嚷地说出来，那样太不给成都人面子了。看透别说透，说透不朋友。安吉人知晓事情，涵养深。

但安吉人也有计较的时候。

安吉竹园拥有四十个属三百余个种，光是乡土竹种就有四十多个。说说看，哪里还有这么多属这么多种的竹？在别的问题上，安吉人可以不计较，但在竹园的问题上，安吉人是要同你论个高低的。

昔人曰：私订终身后花园。昔人又曰：园居者须是

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安吉人由昔人的两句话悟出道理，他们把目光投向上海，又投向自身的竹海，于是便提出：要把安吉建成上海的后花园。我在安吉时听到这话，怔了半天——上海人精明到一分钱掰成几瓣花，上海人的钱是那么好赚的吗？中央说开发浦东，东北几个老哥瞅准机会，携重金南下，在上海滩找个角落安营扎寨，要大干一番房地产生意，谁知没用半年就栽了个大跟头。

用什么办法能把上海人腰包里的钱掏出来？有高人在安吉人耳边偷偷嘀咕一句：旅游。

上海平均每个家庭每年用于旅游的费用在一万元左右。上海人会生活？不是，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上海居民的居住空间太窄，四肢从早到晚难得舒展，老少几代人整日眼睛对着眼睛，该隐蔽的事情不能隐蔽。不是不隐蔽，是没地方隐蔽。

安吉人喊了一嗓子：到竹乡来！茂林修竹，啥事都能隐蔽。

又有高人指点，光喊不行，你们要弄点儿名堂。旅游旅游，不能有旅无游。

安吉人脑子灵，手脚也麻利，三弄两弄名堂就出来了——以独特的竹文化和淳朴的竹乡风情为旅游内容的竹乡森林公园建成了。好家伙，方圆一百八十平方公里，景点成串，要品位有品位，要境界有境界，一年就来了游客二十万人次。安吉人用心看看，游客队伍中大多都